三國志 蜀志 卷九之十五 終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73）
函號 別 10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蜀志卷九

晉陳壽撰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黄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



淺草文庫

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

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
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
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
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
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
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
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
何以啟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
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
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
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
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
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是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

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
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巴
復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
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
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
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
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
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
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
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

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



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

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



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

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

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兖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



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衞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

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



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荅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

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
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
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
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
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
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
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
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
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
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



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之
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
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騂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摠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
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
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
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

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
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
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
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
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
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
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
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
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
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
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
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
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
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
亞矣

蜀志卷九終





# 蜀志卷十

晉陳壽撰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

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

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
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
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
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
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
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
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
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
禦寇楚建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

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
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
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
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
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
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
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
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

猶皆知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佷對曰霄也佷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大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

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

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
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内移河東達子興爲議督軍是歳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
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
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
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
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
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
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縕袍

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
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
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
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
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隷會先主入蜀泝流
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
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
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
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
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

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鰥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

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荅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

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别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俛
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
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
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説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
人心耳昔毎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
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

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
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
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衆竟誅死時年三
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
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鎭荊土
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荅曰
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
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脱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
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

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
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
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
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
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
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
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
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
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
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



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
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
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
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
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
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
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
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
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
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
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



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
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
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
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荅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
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
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
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
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
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
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
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
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
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
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
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
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
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
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
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
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

蜀志卷十 傳

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横造無端危耻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寛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有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摶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鎭

漢州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



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

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
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
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
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
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
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
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
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
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
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



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
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
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
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
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
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
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
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
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
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

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

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
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
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
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
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
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
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
無不自己也

# 蜀志卷十一

晉陳壽撰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

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 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卽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瑯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卽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

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

誘誨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



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爲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卽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

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
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
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
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
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
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
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
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
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
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
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
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
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
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
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
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
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
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
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

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字林曰毣思貌也歷三郡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啟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

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

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
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
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
寒貧為人寛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
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
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
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荅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
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睡値其覺寤輒得姧詐衆咸畏祗之發擿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
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
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由



復得安轉祗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
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聦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緜竹令先主攻
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
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
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
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
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
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

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



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絶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

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在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終

蜀志卷十二　　晉陳壽撰

杜微　周羣附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
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



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

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一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

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曰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

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宮人黄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虛晩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

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著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

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

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
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
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
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
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
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
之以義今既不能表
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
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
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
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荊楚名族東
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
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



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
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
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
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
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
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
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
爲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
魏太子荅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

其與亂華子駟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𡷫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旣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蜀記

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

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

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勠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



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

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

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 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 義爭 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肜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

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郅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讎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爲居正之道哉 孫綽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徼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檝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

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爲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讎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

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
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
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
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
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
無常通特有屯蹇神州兵墟三方圮裂兕虎絕響於中林豺騶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
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
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
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
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
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嚻俗幽遐仰流九
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
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
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
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
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
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
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

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職與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



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衛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

徂奮厲翮以投濟要夷庚之赫㷻播秋蘭以芳世副吾
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闚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
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
莘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
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曚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
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
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

鬻技以自衒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
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
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
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
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
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
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
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

賠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簿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旣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悴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軽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殆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



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攦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蹝叔肹之優游美踈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泥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矣

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麁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鱏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爲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傚雞之拊翼也

**楚客潛寇以保荊**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　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
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
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
澤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
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
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
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
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
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
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
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
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
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
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
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
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
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
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
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
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
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
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
秋曰韓
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
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
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
**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
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
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俛而視之方
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群離黨
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渝
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
與敖為交乎若士者蓋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
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
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遊乎罔
貝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
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

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因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静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



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概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傳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爲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筭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終

# 蜀志卷十三

晉陳壽撰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

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

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鎭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衞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

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



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襃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

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



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者流名後業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
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
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
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
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
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
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
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



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
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
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
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
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
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
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

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



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脩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
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
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
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
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
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
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
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
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
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
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
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
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
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
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
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
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

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
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懔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
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
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
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
之節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
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

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
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
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
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
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
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
通厚嶷宿與疏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
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馬忠
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
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人

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庲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鬭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

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嶲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

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嶷以郡郛宇頽壊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
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
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
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
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
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
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
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



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
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
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
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
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
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呴毗王遣使
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
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

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

都寢疾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陳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維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爲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 蜀志卷十四

晉陳壽撰

蔣琬 子斌 斌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

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荅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

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

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
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賛吾是邪則非
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又督農楊敏曽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
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
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
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
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



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
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
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
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
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
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
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
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
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寝食輙與費禕等議
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

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
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
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
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
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
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
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
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
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
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

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顔子之仁也聞命感
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
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
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
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
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棲畝若聽
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
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
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旣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别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别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别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

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别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
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
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為
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傅子曰維
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以父冏
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
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
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
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

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
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
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
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
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
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
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
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
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
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
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
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
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
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
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
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
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
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
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
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
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
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
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
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
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
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
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

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
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
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
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
沓中維本羇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
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
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
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
出後主勑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



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
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
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
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
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
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
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
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
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
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

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
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劒閣以拒
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
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
鄭喬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
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
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
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
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勑令乃
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
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
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
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

志曰維教會誅比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臣松之以爲盛之譏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

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純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寛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騎各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終

# 蜀志卷十五

晉　陳壽　撰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
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
宋瑋費禕等與相報荅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
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荅之曰吾思之乆矣未得其人
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
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
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



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
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黙
然良乆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
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

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掞音豔或作艷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遵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雀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貍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職名干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犍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

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冑功賜爵關内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

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

史蔣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
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
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
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
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
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
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



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
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
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
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
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
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
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
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
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

之辭維外寛内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䘏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法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泛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以密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羆與皇甫士安並善之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後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

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鶉
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
時儁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
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與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
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筭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黄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

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别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故那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貞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

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黄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内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鎭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鎭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内侯卒子式嗣少子式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辞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勑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鎭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乱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

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收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郪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鄧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

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邵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　免爲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衞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勑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吉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

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
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
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
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
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
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
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
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
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

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
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
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
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
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